

第一章 虛偽的家人

李府的正屋廳堂之中，鑲金六角香爐內燃著松腦香，四角的炭火盆子燒得旺紅。守爐的婆子大氣不敢出，小心地看護著爐火。

氣氛低沉，下人們噤若寒蟬。

太師椅上，李復儒臉色黑得嚇人，眉頭死死地皺成川字，帶著一身的寒氣，身上的藏青雲雁官服未脫，烏紗帽擱在一旁，顯然是剛下值不久。

李復儒官居正四品，為右僉都御史。

他寒門出身，科舉出仕，為人極重規矩，自詡清流，愛重名聲。

此時他已喝了一盞茶，緩了口舌之燥，卻不能壓住心頭的怒火。

「那孽障怎麼還未回府？」

「老爺，妾身已派人候在府門口，素姐兒一回來，即刻帶她過來。」

出聲的是立在一旁的中年美婦，美婦是李復儒的繼室鞏氏。鞏氏面白，容貌端莊姣好，體態保養得宜，看著比李復儒年輕許多。

她身穿朱色雲錦蘇繡的襖裙，髮髻兩邊各簪一枝金鑲玉的華勝，正中插著一枝步搖，感受到自家夫君的怒火，翹指捏帕替他再斟一杯茶。

李復儒一仰頭，一飲而盡。

「老爺，素姐兒此次太過胡來，妾身擔心不出半日，她孤身拋頭露面在崇文書院門口癡等不到沈大公子，羞惱後大鬧的事情便會傳遍京中。她回來您好生說說，可不能罵她。等風聲一過，隨便遮蓋一下也就過去了，妾身只憂心……此事恐有礙您的官聲。」

「這個孽女！」李復儒一拍桌子站起，氣得一把掃掉桌上的茶盞。

細薄胎的青釉瓷碎了一地，茶水四濺。

「老爺息怒，都是妾身管教無方。妾身與您半路夫妻，最怕別人說三道四，自打入李家的門，妾身就思量著，姊姊是侯府貴女，身後僅此一點血脈，素姐兒矜貴，比不得雯秀她們，是以妾身平日裏不敢訓責，連與之說話聲音都不敢太大聲，唯恐對姊姊不敬。誰知道竟養得她這般不知輕重，累及全家名聲，妾身有罪，還請老爺責罰。」

鞏氏惶恐不安，一臉沉痛自責，說著便要跪下去。

李復儒心知她所言屬實，一把托住她的身體，將她扶起來，臉色更難看了些。

當值之時，便聽同僚們小聲私議，初時他還不以為意，沒想到竟是議論自家的女兒，想他李復儒一身清正，從無半點越禮之事，如今卻被人戳脊梁骨。

思及此等羞辱皆是自己女兒所致，他更是覺得胸中怒火無法遏止。

恰巧此時，李錦素抬腳進屋。

李錦素在家中行三，她一身粉色襟襖，外面罩著桃色的緙絲斗篷。斗篷之上隱約可見斑斑泥點還有幾處皺褶，若是細看，還能看見衣襬處的勾絲。

她甫邁進門檻就能感受到屋內的氣氛，瞧見地上的殘片水漬，烏眸微閃。

她表情鎮定，姿儀周全地跪在地上，微抬著頭，露出光潔的額頭，雪肌烏髮，有幾縷散落在額前，在秀挺鼻尖處打下陰影。

碧潭幽瞳，遠山黛眉，論長相，她姿容冠絕封都。

「妳說，今日又是作什麼妖？我一張老臉都被妳丟盡了！妳自取其辱，不知自重，還連累府中的姊妹。我李家門風清正，豈能容妳這等不知廉恥之人！」李複儒沉眸指著她怒道。

這個女兒長得像貞娘多些，貞娘是最溫柔賢淑的女子，為何素姐兒的性子與生母如此南轅北轍？

李錦素緩緩抬起眸，鳳眸透著一股桀驁，「自女兒進門後，爹爹未曾過問女兒一句事情的來龍去脈，聽信他人之言便認定女兒不知自重，女兒實在心寒，原來在爹爹心裏面，女兒竟然如此不堪。別人辱我，我能受著，親人怨我，我是半分受不住。敢問爹爹只知我獨身出去見外男，可知其中緣由？」

「無論是何原因，妳一個未出閣的姑娘獨自出門見男子總是不妥當的，好在沈公子知禮數識大體，不與妳胡鬧。然而妳不知收斂，反而大鬧崇文書院，惹人恥笑，妳可知崇文書院是什麼地方？那等聖賢之地豈是妳一個姑娘家能褻瀆的？妳一人言行不端，毀的是我李氏百年清名！」

家族的罪人，好大的罪名啊！李錦素暗忖著。

「老爺，您嚇壞素姐兒了，素姐兒性子倔，平日裏做事最認死理，也是那沈家哥兒不對，明知素姐兒在書院外等他，為何避而不見？」

「婦人之見！我看沈公子此舉甚是知禮，男女大防，理應謹記，明明是素姐兒不懂事，難道別人也不懂嗎？」

「老爺，您先別急著發火，素姐兒這一身多有不妥，不如讓她先去換一身再過來，到時您再慢慢教她。」

鞏氏不說還好，她這麼一說，李複儒便注意到三女兒衣裳髒汗，頭髮零亂的樣子。待瞧見她腳底的花頭鞋，花頭之上還沾著許多泥土，不覺火冒三丈。難道素姐兒就是以這副模樣招搖過市的？簡直是傷風敗俗，丟人現眼！

「妳這個孽障！」

李複儒作勢上前要打她，鞏氏拚命護著，「老爺，您要打就打妾身吧，素姐兒是姊姊唯一的骨血，打不得。」

李錦素眼神極淡地看了鞏氏一眼，輕輕地推開她道：「爹爹，若是女兒有錯，那也是思母過甚。」

她嘴裏的母親自不是眼前的鞏氏，鞏氏是她繼母，而她的生母是李複儒的髮妻佟氏。

佟氏出身昌德侯府，端莊知禮，剛柔並濟。雖是侯府嫡女出身，卻事事以夫為天，從不以勢凌人，在世時，與李複儒夫妻和美，人人稱羨。

談及髮妻，他沉默了一瞬，慢慢地坐下來。

機警的丫頭忙續上茶水，他趁著溫熱飲了一口。

「妳去見沈公子，與妳母親有何干係？」

李錦素直視著他，這個男人皮相不錯，身量頗高，器宇軒昂，五官不俗，蓄著短鬚，有讀書人的儒雅，也有為官者的威嚴。

執杯的手指修長，骨節分明，說不出的風雅翩然，想必年輕時自有一股書卷風流氣，才能打動侯府嫡女的芳心。

「自是有關，女兒不知何人送的信，信中說沈公子要見我，歸還當年我母親所贈的玉佩。父親是知道的，當年母親與沈家夫人玩笑時，曾送出去一塊貼身的玉佩。女兒想著，那是母親心愛之物，我自當前去取回。」

當年沈夫人和佟氏是閨中密友，關係極好，兩人前後有孕，談笑中私自約定婚事，雖未過明路，卻互贈玉佩以做定情之用。

兩家心照不宣，曾以親家身分往來達六年之久。

誰知皇權傾軋，佟家滿門流放，佟氏不想連累夫家自請下堂。李複儒不同意，可當夜佟氏以一丈白綾自縊了。

李複儒悲痛欲絕，哀悼髮妻不思茶飯，熱孝期間被李老夫人押著娶鞏氏進門。

鞏氏前夫病故，帶著女兒段雯秀住在娘家。嫁進李家後，段雯秀跟著進府，一應待遇皆比著嫡女李錦素，也序了李家姑娘的排位。

李複儒膝下有三女，長女是貴妾安氏所出，閨名李錦笙。次女便是李錦素，李錦素之下是庶出的李錦瑟。

鞏氏母女入府後，段雯秀成了二姑娘，李錦素自然就降為三姑娘。

隔年，鞏氏誕下李家的嫡子，坐穩李夫人的位置。

男人薄情，自稱情非得已，不過是藉口罷了。李複儒口中思念妻子，又因不能忤逆母親而娶了鞏氏過門。他坐享齊人之福，前擁後抱，別人談及時，說的卻是他情深義重。

好一個情深義重，鞏氏過門三個月，他不入其房，博得世人一片讚譽。可若真和佟氏情深，鞏氏又怎會生下嫡子？

自古以來，罪不及出嫁女。佟氏已嫁入李家，育有一女，娘家人只是流放，應牽連不到她。若不是夫家不容，佟氏心灰意冷、絕望至極，又怎麼會懸梁自盡？

而自佟氏死後，李家與沈家婚約之事再無人提起。沈家裝傻，李複儒自知官微不敢高攀亦不敢得罪，便順勢裝作不知情。鞏氏嘴甜心苦，一肚子的算計，更是樂得不提。

唯獨李錦素，心心念念著親娘給自己定的好夫婿，心裏裝的全是沈家大公子。她不知人心險惡，滿心歡喜地以為沈家一定會娶她過門。

十多年來，她的眼中只有沈大公子一人，為他癡，為他狂，為他做盡一切能做之事，落到人人恥笑的地步，亦癡心不悔。

因為她堅信，娘選的人一定是好的。

李錦素痛苦地閉上眼，長長的睫毛顫動著，心中湧起漫天的悲傷。她知道，那是原主殘存的感情。

她抬起頭，淚水漣漣，「爹，女兒錯了，他們不認親事沒關係，我只想要回娘的東西。」

李複儒有一瞬間的動容，眼前的少女與髮妻長得極像，尤其是梨花帶雨的模樣，沒有絲毫平日裏的倔強，讓他立馬想到佟氏死前的那個晚上。

那天，佟氏潸然淚下，哭著要和離，不願連累他。

夫妻一場，佟氏雖然體弱，但顏色上乘，他平日裏愛極她溫溫柔柔的纏綿之態，和為人處事時的不卑不亢，又受她一片癡情，自是憐愛有加。

只是情深不壽，夫妻不能白首。

當年佟門出事，他不允和離，誰知佟氏外表瞧著嬌弱，內在剛烈，當夜用一條白綾懸在了房梁之上，待下人們發現時，佟氏屍身已冷。

佟氏為他至斯，每每思及，他又愧又悲。

鞏氏一看他的臉色就知他憶起髮妻，心中暗恨，目光卻滿是愛憐地道：「兩家通好，禮尚往來也是常有的事情，素姐兒孩子氣，送出去的禮哪能要回來？何況一封來路不明的信就將妳引出去，這事確實是妳不對，妳出去還罷，為何不帶下人？讓我與妳父親擔心。」

李複儒剛剛因髮妻而生出的愧疚，被鞏氏一說，頓時散得一乾二淨。他瞪著下跪的女兒，恨她令自己受人恥笑，誰家姑娘不是賢淑知禮，偏就素姐兒如此不檢點。

「妳母親說得沒錯，妳為何獨自出門？」

「此事是女兒行事欠妥當，女兒一心念著母親的玉佩，未曾來得及告知別人就匆忙出門，父親若是因女兒之過而受他人指點，女兒願意受罰。但他沈家欺人太甚，我外祖家雖敗，可父親您還在，我們李家一門清貴，父親您以探花之身立於朝堂，您可是天子門生，何其榮耀！我是您的女兒，李家嫡出的小姐，他們沈家憑什麼欺辱我們至此！」

李錦素含淚控訴，哀傷與悲痛在她眼中交織。她為何獨自出門？自然是有人設了局，不僅她身邊的丫頭被人收買，她自己也被沈公子的邀請樂得沖昏了頭。

後宅中，處處是危機。

原主不諳人心，被鞏氏的表面功夫哄住，只當對方是慈母心腸，投桃報李，視其為親娘，然而她的孺慕之情，在鞏氏看來，竟是掣肘她的致命利器。

「父親，我李家不是小門小戶，倘若沈家不認親事，我們絕不糾纏。可是這麼些年來，他們一直含糊不清，故意詆毀女兒的名聲，難保不是看不起父親、踐踏我們李家。」

她聲聲悲切，李複儒眼睛眯起，臉色變得凝重。

寒門出身的他最重面子，生平最怕別人小看他，也最恨別人輕視自己。經女兒一提，思及沈家的所作所為，確實不無輕賤之意。

「老爺，姊姊在世時素姐兒年紀還小，許是她自己聽岔了，長輩們之間的玩笑話被她當真。妾身想著，沈家是什麼人家，萬萬沒有抵賴親事的道理。」

鞏氏這一勸，李複儒亦覺得有理。往常上朝下朝時，沈尚書與他和顏悅色，少不得會交談兩句，實在不像是看輕自己。

「母親說得真真的，竟像是親眼所見我娘與沈夫人開玩笑似的。即便是玩笑話，沈家若真是無意，何不早些言明，為何一直誤導我？分明是他們沒將我們李家看在眼中，以為可以肆意折辱、隨意輕慢，明知我是李家女，身後是李府滿門，一兩句話就能說清的事情，為何避口不提？反倒冷眼旁觀，任由世人笑我癡心妄

想？」

「素姐兒糊塗，流言而已，沈尚書怎會理會？」鞏氏無奈地搖頭道。

李錦素依舊半抬著頭，垂著眼眸。

這樣的她倒是讓鞏氏想起另一個人，便是故去的佟氏。佟氏出身高，鞏氏在閨中時曾有幸見過幾回。

那時候的佟氏是高高在上的昌德侯嫡長女，又是那樣的天仙樣貌，京中眾多公子愛慕其風采，與之吟詩敘談，討其歡心。

彼時的鞏氏只是一個五品官家的嫡女，身分並不夠與之相交。

鞏氏在打量李錦素的同時，心頭升起不好的預感。原來的素姐兒空有佟氏的美貌，卻沒有佟氏的靈氣，做事癡傻，還認死理，愚昧好糊弄。

而眼前的素姐兒彷彿靈竅已開，像換了一個人似的……

李錦素清亮的眼眸恰巧抬起，「爹，他們不理會，不正是因為瞧不上我們李家，根本不把咱們看在眼裏嗎？」

李復儒臉一黑，到底是自己的親生女兒，沈家辱她即是辱自己。打狗還得看主人，何況是他的嫡女。

他手指摩挲著新換的杯子，不耐道：「妳看妳成何體統，還不快些回房換身衣裳。」

李錦素正欲退下，一陣香風突地襲來。

廳堂進來一位亭亭少女，少女撲在她身上，拉著她仔細打量一番，目露憐惜，替她整理零亂的髮，「父親，您別責怪三妹妹，是雯秀不好，是我沒有看好三妹妹。」少女正是鞏氏的親女，段氏雯秀。段雯秀繼承了鞏氏的好相貌，比之更甚，一身銀色錦緞的斗篷，襯著那張臉如盛開的梨花一般，瑩白無瑕。

「雯秀，此事與妳無關，妳快些退下。」李復儒對段雯秀和顏悅色，到底不是親生女，再親切也透著一股疏遠感。

段雯秀搖頭，「父親，雯秀不怕殫累，那些人要嚼舌根就讓他們嚼去，名聲哪及三妹妹重要，雯秀情願不嫁人，也不想看到三妹妹受罰，可是父親若不處罰，別人會說父親縱女姑息，恃逆禮教。所以父親要罰就罰雯秀吧，雯秀願替三妹妹受過。」

李復儒眼神微沉，沒錯，若是自己輕輕揭過，莫說旁人，就是同僚們都會以此事做文章，攻訐他不修私德、縱容女兒。

官聲何等重要，豈可有半點閃失。

「老爺，無規矩不成方圓，素姐兒此次行事太過不妥，要是我們毫無動靜，外人會以為我們李家家風不正，縱容自家姑娘癡纏外男，這豈不是朝別人手中遞話柄？雯秀是姊姊，就由她代妹受過，別人也不好說什麼。」

鞏氏的話令李復儒又是心頭一顫，在他心中，外人的眼光比任何事情都重要。不錯，素姐兒這事一定要罰。

他還未開口，那邊李錦素已出聲。

「母親此言差矣，此事我無錯，若是因此受罰，等於坐實錯在我身上。無錯而向別人低頭，視同懦弱。我李家哪點不如別人，居然這等沒有風骨？人不辱我，我

卻自辱之，是何道理？」

鞏氏暗恨，用帕子按了眼角，「妳這孩子也太死心眼了，終究妳去尋沈公子是事實，妳大鬧崇文書院是事實，咱們服個軟，讓妳雯秀姊姊替妳受罰，妳趕緊回房歇著吧。」

李複儒臉色陰晴不定，半晌才道：「素姐兒獨自出門，雖事出有因，然太過魯莽，此事不可再犯，為示警戒，罰跪祠堂三個時辰，不許送晚飯。」

「父親，三個時辰不足以平息此事，不如三妹妹先跪三個時辰，接下來的九個時辰，雯秀替她受著。」若要小懲，十二個時辰才合適。

李錦素微垂著眸，難怪原主會被養成那樣的性子，如此忍辱負重的繼母，這般一心「護妹」的繼姊，合該有那樣的結局。

李複儒被繼女這麼一說，臉色發僵，「妳看看妳二姊，處處替妳擋著，事事為李家考慮，再看看妳做的事情，為一己私情不管不顧，差點連累全家……妳二姊說得對，外面悠悠眾口，為父若是不嚴懲，恐難堵世人指責。來人啊，帶三姑娘下去罰跪祠堂，明日申時方可起，不許送飯食，不許遞茶水點心，違者同罰之。」

「父親，女兒不服！分明是沈家有錯在先，為何我們要先示弱？」

段雯秀心疼地抱著她，「三妹妹，妳別說了，姊姊陪妳一起受罰。」

「雯秀妳起來。素姐兒妳這個孽障，事到如今還不知錯，我看還是罰得太輕了。」

李複儒指著李錦素，氣得作勢揚起巴掌要打人。

鞏氏按著他，「老爺，素姐兒的性子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她脾氣倔，認死理，你就輕饒她吧，沈家和書院那邊妾身去賠罪……」

「都是妳們護著她，才養成她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，今天這頓罰，她無論如何也逃不掉，妳們誰也別想幫她求情。來人啊，還不快帶三姑娘下去！」

「父親，不用別人，女兒自己過去。」

李錦素自己起來，冷冷地看著所謂的親生父親，虛偽又薄情，視名聲比骨肉重要，這樣的男人怎麼配得上剛柔並濟的侯府嫡女？

原主的親娘真真是看走了眼。

「父親，今日之事確實是我魯莽，然而錯確實不在女兒一人，女兒願意受罰。我母親原是侯府嫡女，我身為昌元公的後人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不能給他們抹黑。」佟氏的先祖是清府學派的祖師昌元公，即便幾百年後，昌元公在讀書人的心中仍是文壇宗師級的人物，諸國學子提起亦是一臉尊崇。

李複儒瞳孔一縮，太像了！這個女兒太像佟氏了，一時竟說不出話來。

第二章 夜跪祠堂辨真心

李家的祠堂就建在府中的西南角，前頭一面石鼓，後頭種著松柏，此時春寒料峭，祠堂為保乾燥建得四面通風。

堂內無地龍，無炭盆，唯有牌位前的燭火長年不滅。

正中擺放的是李氏先祖的牌位，李氏往上幾代，最出色的不過是舉人，若不是出了李複儒這位探花郎，怎麼能享受這樣的香火供奉。

一排排的牌位，冷森森，視線下移，右下角是佟氏的牌位，上寫著佟氏貞娘生卒

年，終年只得二十七歲。

黑漆底的牌位，描金嚴穆的刻字，簡單的兩行字，刻畫的是一個女人的全部。佟氏的一生，李錦素僅記得寥寥幾句。而原主亦不過是書中不起眼的一個小配角，空有美貌，刁鑽無禮，全無佟氏一脈的風骨，是世人對她的評價。她不知道原主對沈大公子情根深種到何種地步，也不知道大鬧崇文書院時是何等的心如死灰，只知原主氣極暈厥，醒來的便是自己這個來自異世的孤魂。祠堂外守著兩位粗使婆子。

段雯秀細柔的聲音飄進來，低聲地替她求著情，「兩位嬾嬾，三妹妹身子弱，麻煩妳們夜裏給她添條被褥。」

「二姑娘，奴婢們萬萬不敢當您這聲麻煩。您心善，奴婢們知道，實在是老爺親自吩咐過任何人不得進去。」

「父親只說不讓送吃食，不讓送茶水，可沒說不讓送衣物。這天寒地凍的，萬一三妹妹凍壞了身子如何是好？若不是父親不許，我真想替三妹妹受罰……」

婆子們又是一疊聲的誇讚。

段雯秀求了好半天的情，始終不得通融，無奈擦了擦眼角，「三妹妹妳受苦了，父親正在氣頭上，母親剛才執意相勸，反被訓斥，妳好生認錯，等父親消了氣，我再去求他。」

緊接著，她又叮囑婆子和下人們，「妳們好生照顧三妹妹，若是有什麼事，記得立馬來稟。再有，三妹妹的事情，府中下人不許亂傳，若是讓我聽到有人亂嚼舌根，定不輕饒。」

「謹記二姑娘的吩咐。」

過了一會兒，外面恢復清靜，想是段雯秀已經離開了。

李錦素跪得筆直，好在今日外單著斗篷，眼下不至於受凍。

思及李家眾人，她微微蹙著眉頭，低頭沉思。

府中四女皆是美人兒，李錦箏和李錦瑟因是庶出，暫時名聲不顯。她與段雯秀都是嫡女，外人知道得多些。

然而段雯秀的名聲極好，封都官眷們提起無不讚賞其溫柔大方、賢淑知禮。反之，李錦素則以其過於不端的行為名貫全城。

府中看似當家做主的是鞏氏，實則李老夫人才是李家真正的主母。

李老夫人偏寵貴妾安氏，連帶著安氏所出的一兒一女都是她的心頭寶。而段雯秀與胞弟有親娘護佑，下人們亦不敢看輕。

唯有原主以及四姑娘，一嫡一庶，皆無生母，都是府中飄萍。

金烏西沉之時，祠堂漸漸寒氣四起。

李錦素試著活動一下肢體，揉著雙腿試圖活血取暖。外面的兩個婆子盯得緊，但凡她動作幅度大一些，都會傳來她們的規勸聲。

李家的這些下人慣會看人下菜碟，原主雖是嫡女，卻沒有生母，如今府中明面上的掌權人是鞏氏，鞏氏之上還有李老夫人，無論是鞏氏還是李老夫人，都不會替她出頭。

下人們都是牆頭草，風吹兩邊倒，深諳後宅之道，對待段雯秀那個繼女的態度都比對她這個嫡女要殷切數倍。

也是原主沒看明白，認口蜜腹劍的鞏氏為母，對繼母一片拳拳之心，又替繼母抱不平，與祖母的關係十分疏離，並不親近。

李老夫人常氏原是五品小官家的庶女，現在的鞏氏是李老夫人嫡姊的女兒。

自古嫡庶水火不容，李老夫人在娘家時沒少受嫡母嫡姊的折磨，心中有恨。當初鞏氏以寡婦之身能進李家續弦，皆是李老夫人的嫡母施壓。

那時李老夫人的生母還在嫡母手中討生活，她敢怒不敢言，壓著李複儒於熱孝期迎了鞏氏過門，對於鞏氏，李老夫人自然感情冷淡。

倒是李錦笙的生母姨娘安氏最得李老夫人寵愛。

安氏是李老夫人親姊的女兒，當年佟氏嫁入李府三年未生子，李老夫人便做主將自己的外甥女抬進府做了貴妾，是以李錦笙為庶長女。

佟氏雖是嫡妻，可要不是娘家那時候還是侯府，定會被安氏壓得抬不起頭。

嫡庶不分，是亂家之源。

這都御史府，放眼封都，門第不算高，然而大戶後宅中的盤根錯節、齷齪複雜，竟是樣樣都不少。

眼看著外頭的天色暗了，守夜的婆子開始輪值。

前腳一個婆子剛走，後腳就有人過來。來人聲音壓得十分的輕，聽起來帶著焦急懇切，卻又字字在理。

「劉嬤嬤，三姊姊跪了兩個時辰了，夜寒上凍，萬一凍壞了身子，妳也不好和父親交代。妳放心，我不會讓嬤嬤難做人，父親只交代不讓人送吃食，不讓人遞茶水，也不讓人送被褥，這幾樣我都不送。我手裏的這副護膝麻煩妳拿進去給三姊姊套上，藏在裙子裏誰也看不出來。」

「四姑娘，您這不合規矩。」

「劉嬤嬤，我也沒壞規矩，便是父親日後問起來，我定一力承擔。」李錦瑟不動聲色地塞了一錠銀子過去。

劉嬤嬤假意推拒幾下，見四下無人，快速收起，還端著一臉為難，「四姑娘真是一片誠心，老爺確實沒有說過不讓人送其他的，要不這樣，您快點進去，老婆子給您守著。」

「謝嬤嬤。」李錦瑟抱著護膝閃進了祠堂。

李錦素回頭就看見一杏衣少女，少女的眼神盛滿擔憂，大大的杏眼，彎彎的柳葉眉，眼神清亮，瘦則瘦矣，卻嫋嫋婷婷。

「三姊姊，妳還好吧？」

李錦素搖了搖頭，實在稱不上好。「妳怎麼來了？」

「我擔心三姊姊，妳把這護膝穿上，夜裏寒氣重，多少能禦些寒。」

說話間，李錦瑟已經扶她坐著，替她套上護膝，護膝裏面是兔子毛，很厚實，甫一套上，便覺得一股暖意從膝蓋處升起。

「謝謝。」

她這一聲謝，令李錦瑟詫異地抬頭。

李錦瑟的生母是佟氏的陪嫁丫頭，在佟氏死後不久也過世了，兩人的關係因為鞏氏，十分冷淡。

「三姊姊，妳還是第一次……和我這麼說話。」李錦瑟套好了護膝，又將藏在自己身上的護腰解開，替她穿上。

護腰帶著體溫，暖暖的。

段雯秀求了半天連見她一面也沒有，而李錦瑟卻能進來，不過是一人虛情，一人真心。虛情的做做表面功夫，圖的是自己的好名聲；真心的則會想盡一切辦法，替他人著想。

李錦素看得明白，不由得對這個庶妹心生好感。這個庶妹在府中的日子不好過，鞏氏和李老夫人不過當她是貓狗，隨意地養著罷了。

至於她會不會受下人欺負，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，沒有人關心。

「四妹妹，謝謝妳，妳趕緊走吧，若是被人瞧見了，妳也要跟著受累。」

李錦瑟微垂眸道：「三姊姊，那妳保重。若是夜裏冷得受不住，就將身子蜷緊些護著肚臍處。還有十個時辰，妳想些高興的事，過得快些。」

「好，我知道了。」

李錦瑟看了一眼祠堂後面，壓低聲音，「三姊姊，妳挺著，我會讓雲耳給妳送吃的來。」

劉嬾嬾在外面咳嗽了一聲，李錦瑟不捨地起身出去。經過劉嬾嬾時，又重重地道過謝，才依依地離開了。

有了護膝和護腰，李錦素覺得好受多了。

她自嘲一笑，突然穿越成了一本書中的人物，還是一個悲劇的小女配，實在是開心不起來，慘的是，一來就受罰，更是令她措手不及。

書中最大的女配是段雯秀，而原主是用來襯托段雯秀的。

今天是原主一生悲劇的開始，就是在今天，她在崇文書院等候不到沈珽，大鬧書院之後闖進學堂，在大庭廣眾之下對沈珽表示愛慕之心，被對方無情的拒絕了。雖然本朝民風較為開放，女子拋頭露面並不會受到過多苛責，但若是示愛於男子，則視為放蕩，不安於室。

因此李錦素壞了名聲，難謀好姻緣，沈珽成了她心中的執念，她不管不顧，就為了和沈珽在一起，可即便如此，沈珽仍然對她不屑一顧。

她一片真心付諸東流，自是不甘，百般勾引對方、作踐自己，已至瘋魔狀態，被李家拋棄，將她送到莊子裏自生自滅。

最後，她死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裏，待別人發現時，屍體早已僵硬。

她的死在書中只簡略帶過，而原本應該屬於她的一切，都歸了她的繼姊與庶姊。好在這是一本庶女勵志傳。

女主不是她的庶姊李錦笙，也不是她的繼姊段雯秀，這兩個人不過是書中的女配，書中真正的女主是她的庶妹李錦瑟。

之前李錦瑟說的雲耳不是人，而是一隻褐色橫紋的貓，額頭有一片白斑。這貓也

不知是什麼品種，琉璃眼兒，圓滾滾的身子，身手十分矯健。

李錦素看著牠先是在橫梁上機警地張望著，然後像精靈般輕盈地竄到了她的面前，接著乖順地趴下。

牠的後背上綁著一個小小的布包，布包的顏色很像牠身體的顏色。

她輕輕撫了一下牠的毛髮，感覺牠琉璃似的眼珠向她看了過來，好像不太高興的樣子，卻又不知道礙於什麼忍耐著。

這貓都成精了，她想著，解下牠背上的布包，揣進自己的袖子裏。

雲耳完成任務，像來時一樣，悄無聲息地離開了。

布包裏是一個油紙包，包裹得很是嚴密，裏面裝的是點心，糯米做的，一個個的小糰子，中間還夾著豆沙餡。

她輕輕捏起一個塞進嘴裏，大小剛好，不僅味道十分的香糯可口，而且個頭小不容易讓人發現，方便她偷吃。

如此聰慧手巧，不愧是女主。雖身為庶女，在後宅裏討生活，卻有忠寵相伴，還有一顆七竅玲瓏心。

布包裏的點心不多，但因為糯米做的，很是抗餓。

夜裏透著寒意，她努力蜷縮身體，想讓自己睡過去。

府中的其他人此時大多已經就寢，主子們的房裏有燒得旺的炭盆子，烘得熱呼呼的，還有安神的熏香。

正院的寢室內，鞏氏一邊替李複儒脫外衣，一邊低聲歎氣，「老爺，都是妾身不好，若是我平日裏多管些，素姐兒也不至於做出此等事情，都是妾身之過，連累了府裏的名聲。」

「妳莫要自責，妳有妳的難處，為夫心裏有數。」

鞏氏聽他這話，眼眶一紅，「還是老爺憐惜妾身，妾身再嫁進府，處處小心，唯恐落人話柄，妾身心知母親不喜……」

「好了，說這些話做什麼。」李複儒伸手從她手中拿過外袍，重新穿上。「妳早些歇著，我去母親那裏一趟。」

鞏氏暗恨，不知自己哪句話說錯了，「老爺，不然妾身與您同去？」

「妳累了一天，早點歇著，我等會就不來擾妳，妳好好睡一覺。」

鞏氏一聽這話，更是恨意頓起。

他說得好聽，什麼疼她，分明是撇下她，又要宿在安氏那個賤人的屋子裏。偏偏他還打著盡孝的名頭，讓人發作不得。

待他離開，鞏氏陰著臉坐在妝鏡前，一把扯下頭上的步搖。她的心腹華嬾嬾悄無聲息地站到她身後，動手開始替她卸下首飾。

華嬾嬾是她得用的老人，先是在段家，後跟到了李家，主僕倆相處多年，僅憑她一個眼神，華嬾嬾就知如何行事。

「素心居那邊沒人鬧事吧？」

「夫人您心善，三姑娘的院子出了這麼大的紕漏，您只將成嬾嬾和朱絹、紅綾那

兩個丫頭關在柴房，已是天大的開恩，闔府上下誰不讚您仁慈。」

「到底是姊姊留給三姑娘的人，我一個繼室可不敢用刑。」話說得委屈，可鞏氏的眼神卻令人看了不寒而慄。「祠堂那邊可有什麼事？」

「二姑娘去看過，求了守門的嬖嬖們半天，不得半點通融。二姑娘無奈，好生叮囑了一番才回去。大姑娘那裏全無動靜，連面都沒露。倒是四姑娘，聽說去了，不到半炷香的時間便離開。」

「大姑娘仗著自己姨娘受寵，向來不把我這個母親看在眼裏，便是素姐兒占著嫡出的身分，在她的眼中只怕也是不夠看的。還是我的雯秀懂事，事事顧全大局。」華嬖嬖已取下所有的首飾，放進雕花的匣子裏。

「二姑娘心善，念著姊妹情誼，封都夫人們看在眼裏，無人不稱讚的。倒是那四姑娘，平日裏瞧著畏畏縮縮的，成天抱著隻貓，沒想到會蹚這渾水。」

鞏氏的頭髮已經散了下來，鏡子裏的女人保養得宜，容貌依舊。她慢慢地撫了一下自己的臉，譏笑一聲。

「四姑娘與她那個生母一樣，是個忠心的，只可惜先頭的夫人去得早，我這繼母又不拿勢，眼睜睜看著嫡出的姑娘被罰，在老爺面前使不上半點勁。華嬖嬖，我的這心啊，疼得都快喘不過氣來了，素姐兒雖不是我所出，畢竟是先頭的姊姊唯一的骨血，她在祠堂受罰，我焉得安睡？」

「夫人，奴婢去給您請大夫。」

華嬖嬖說著，焦急地走到外面，小聲吩咐一個丫頭出府，然後轉進屋子，小心攙扶著鞏氏，慢慢將人扶到床邊，鞏氏捂著心口，竟是與之前判若兩人。

大夫被急急地請進府，驚動了榮安堂的李老夫人。

「這麼晚了，是誰身子不利索？」

「回老夫人，是夫人，說是心口疼。」

李老夫人耷拉著眼皮，看了一眼正襟危坐的兒子。

李複儒攢著眉頭，剛才他過來時她還好好的，怎麼一會兒就犯病了？

回話的柴嬖嬖慣會察言觀色，一見他的表情便知道如何稟報。

「老奴聽正屋的下人議論，說夫人憂心三姑娘，這才犯了病。」

李老夫人放下手中的佛珠，慢慢掀起眼皮，幽幽地道：「她倒是心疼素姐兒，你快過去看看，勸她寬些心，素姐兒好歹是我李家的嫡女，你這做父親的豈會狠心折騰。」

李複儒聞言便起身，告辭離開。

他一走，李老夫人就將佛珠重拍在桌子上，頓起一聲脆響。

「這麼多年了，除了裝病，沒有其他的花樣，偏我這傻兒子就吃這一套。從前是佟氏，如今是這位，合著天底下會用狐媚之術的正房都落進我李家了，還不如我的蓮兒半點賢慧大度。」李老夫人口中的蓮兒就是貴妾安氏。

「老夫人，老爺心裏明白著，還是最疼咱們笙姐兒和晟哥兒。」柴嬖嬖是李老夫人最信得過的人，也只有她敢這麼說話。

不過話說得漂亮，若說李複儒最疼安姨娘，傳出去便是寵妾滅妻，說最疼兩個姑

娘公子，別人是指不出半分的錯。

「妳這老貨，屋子裏就妳我主僕兩人，說話犯不著如此小心。我是庶出，早年在娘家時見著嫡母嫡姊那是大氣不敢喘一聲，後來嫡母將我嫁給李家，李家是什麼人家？不過是個窮秀才，說是什麼清貴人家，其實就是一窮二白、家徒四壁。我出嫁時嫁妝僅十二抬，都是些表面花哨的玩意兒，不值幾個錢。也是我命好，生了大哥兒，大哥兒自小讀書好，一口氣考上了探花，打馬御街前，進了御史臺當差，我這才是直起了腰板。」

李老夫人說的這些，柴嬾嬾是最清楚的，當年她陪著老夫人不知吃了多少苦、流了多少淚。

「可不是，咱們老爺出息，光宗耀祖。」

「是啊，自打大哥兒當了官，我的嫡母就巴了上來，大哥兒媳婦才沒了，她就逼著我迎嫡姊的寡婦女兒進門，絲毫不為大哥兒的名聲前程著想。可憐我的生母，那時候還在她手底下討生活，我被逼無奈，只得同意鞏氏進門。」

李老夫人說到此，目光含恨，「如今她們沒什麼可拿捏我的，我兒步步高升，只有她們巴結我的分。嫡母雖然不在了，我那好嫡姊還在，我要讓她們知道，在我這兒沒有什麼嫡庶，這李家只能是晟哥兒的。」

天遂人願，天下誰人不知今上愛重貴妃娘娘，什麼嫡庶有別，天家尚且不顧，他們臣子之家便是讓庶出的承了家業，也無人敢說什麼。

她便要讓她的好嫡姊看看，即使鞏氏生了嫡子，也做了不李家的主。百年之後她去了地底下，還得好好瞧瞧她那好嫡母的難看臉色。

一念及此，李老夫人只覺得滿心暢快。

柴嬾嬾知道主子的心思，默默地服侍她就寢。

李複儒去了正屋，自是會歇在那裏。

鞏氏捂心呼痛，絕口不提三姑娘半句，一番噓寒問暖，夫妻情意綿綿，落了幔帳。夫妻倆躺進鬆軟的錦被中，聞著淡淡的香氣，被暖暖的爐火熏著，再無人想起祠堂裏挨餓受凍的李錦素。

透骨的風穿堂而過，寒氣直往骨子裏鑽，李錦素將自己蜷成一團，死死地抱著自己的雙臂，幸好有護膝和護腰，肚子裏也有東西撐著，否則漫漫冷夜不知如何度過。

這一夜是如此難挨，冷意抵不住睏意，她總是睡著睡著便被凍醒，然後又努力讓自己睡過去，如此反覆。

迷迷糊糊中，她感覺有一團毛茸茸的東西鑽進自己的懷中。

那傢伙暖暖的，像一團小火爐，一睜開眼，便看到牠眯著琉璃眼兒，窩在她懷中替她取暖。

是雲耳。

好一隻通人性的小傢伙！她的庶妹人美心又善，聰慧又懂得藏拙，不愧是書中的女主。

她彎起嘴角，緊緊抱著懷中的小傢伙。

待看到天色微亮時，她差點喜極而泣。

雲耳聽到外面的動靜，豎起耳朵，然後像幽靈一樣迅速閃到角落，跳上屋梁。

李錦素看著牠的動作，莞爾一笑。

等牠離開，她小心地活動了一下四肢，舒展筋骨。等天色再亮一些，外面又傳來那位繼姊的虛偽聲音。

「劉嬾嬾，可否容我進去看看三妹妹？這一夜下來，也不知她怎麼樣了？我整宿都沒睡好覺，母親急得都病倒了……」

「二姑娘心善，奴婢謹記二姑娘的吩咐時刻警醒著，三姑娘還好，夜裏還睡了一會。」

段雯秀朝裡面看去，蒲團中的少女半趴著，蜷成小小的一坩，好像真的睡著了。真是個蠢的，也難怪能睡得著。

「辛苦嬾嬾了，我可否進去看一看？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好了，我就不為難嬾嬾了，妳們莫要叫醒她，讓她再睡一會兒。我站在外面瞧上一眼，也好去報給母親知道。母親必定擔心不已，徹夜未眠。」

她以錦帕掩面，好生看了一會兒才離開。

李錦素在她離開之後，慢慢坐直身子，虔誠地跪著一動不動。

李復儒在段雯秀去請過安之後，便和鞏氏一起來到了祠堂，看著李錦素跪得筆直，怒氣散去一些，到底是佟氏的骨肉，他心裏還是疼的。

鞏氏自是跟了過來，看到李錦素跪著的模樣，眼神閃了閃，她和身後的女兒交換一個眼色，段雯秀心裏納悶，可面上不顯。

李復儒站在外面，輕咳一聲，慢慢踱進去，站在李錦素的旁邊，看著祖宗們的牌位問：「妳可知錯了？」

「女兒知錯，女兒不該輕信他人，不該私自離府。」李錦素磕了三個頭，絕口不提大鬧崇文書院的事情。

李復儒對她的態度很滿意，惱怒又散去一些。

「素姐兒，我苦命的孩子啊！」鞏氏也進來了，一把將她抱住，「妳可心疼死母親了。」

「三妹妹，母親一夜沒睡好，昨兒個夜裏還犯了心口疼的毛病，妳可別再犯糊塗了，別再惹父親生氣了。」段雯秀不光人美，而且聲音溫柔。

若是往常的李錦素，被這位知心的姊姊暖言安慰，必會心生感動與其交心，將心裏的話如倒豆子般倒個乾淨。

鞏氏母女虛偽的織著親情的網，將原主玩弄於股掌之間。

李復儒受到母親的影響，原本也是極不喜歡鞏氏的，然而鞏氏會做人，處事得體，這些年漸漸籠絡了他的心。

「父親，昨夜女兒夢見母親，母親責問女兒，為何如此輕信他人？女兒知錯了，

愧對父親，還讓九泉之下的母親不得安寧。」

李錦素語畢，伏在蒲團上，對著李家先祖的牌位磕了三個響頭。

鞏氏的身體一僵，幾乎不敢去看佟氏的牌位。

李復儒先是一驚，眼神落到佟氏的牌位上，閉了一下眼，對髮妻的愧疚油然而生，惱怒已完全散去。

「妳既知錯了，為父深感欣慰，來人啊，扶三姑娘回去歇著。」

早就守候在外面的下人們進來，扶起李錦素。

她恭敬地行了一個禮，「女兒多謝父親，父親教誨，銘記於心。」

李復儒心下滿意，這個女兒到底是貞娘所出，還是很知禮的。

「三妹妹，妳可還受得住？我扶妳回去吧。」段雯秀從一個下人手中接手，小心翼翼地扶著她，極盡表現憐愛之情。

鞏氏朝自己身邊的華嬾嬾使個眼色，然後命人去知會素心居的下人，派人準備熱水，又讓人去煮黑糖薑茶。

慈母之心，人人可見。

李復儒很是滿意，家宅安寧，是興旺之相。

Crescent Family